



少年史地叢書

印度家庭生活

商務印書館發行



John F. Finemore 著
陳錦英譯

少年史
叢書

印度家庭生活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印度家庭生活目次

第一章	印度農夫的家庭	一
第二章	村居的鄉人(一)	六
第三章	村居的鄉人(二)	一四
第四章	村居的鄉人(三)	二二
第五章	村居的鄉人(四)	三〇
第六章	村人的遊戲	四一
第七章	村鄉的治理	四九
第八章	到米刺去	五四
第九章	印度的幻術人	六〇
第十章	城市的家庭	六八

第十一章	由生產至結婚·····	七六
第十二章	印度王的家庭·····	八三
第十三章	野民的家庭·····	九二

印度家庭生活

第一章 印度農夫的家庭

『印度人呵，請你真實的告訴我，怎麼在你的家庭裏，除了那些「撻脫」(taties)和些「切脫」(chatties)及些「蒲律脫」(praties)在地板上，就沒有別的東西麼？』

印度的農夫答道：『沒有了。』

原來「撻脫」就是用草編成的簾子，「切脫」就是水瓶。這兩種東西和那些地板上的牀鋪，就完成了一個印度人的家庭。這樣看來，豈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麼？不錯，上文所寫的，或者以為過於滑稽，但究其實，這些都是真確的呢。世界上很少有像印度農夫的家庭這樣簡陋的。他們乃是那種淳

樸安靜的棕色人。他們的忍耐堅苦，和努力工作的精神，就是印度富厚的基礎了。

現在我們向般遮布 (Punjab) 的大平原，印度農人的鄉村上一瞰，就覺得這些地方，夏天常被熱烈的日光所曝；一到冬日，就雨水綿延。原來這塊大平原，伸開好像大海中的水平面；又好像月亮照着海面上，一片青色，因為那塊平原被那些青嫩的麥田所遮蓋，絕類一塊大麥氈子。像這樣平坦的草場中，除了那些好像蟻堆的鄉村凸起外，其餘都是一片平陽了。可是這些像蟻堆的村鄉，卻不是建築在小山的上面，乃都在那倒塌的古村鄉的上面的。原來是一當這村鄉傾頽之後，就在那廢料土臺上面，蓋造了許多新茅屋的。環繞村鄉的四週，地面上掘了無數的水池，下雨後，蓄着許多的水。這些水池，乃是建築小村的產生物。因為這小村的房子，都是把泥來造成的。因此就造成了這許多的水池。每當造房子的時候，就更取新鮮的泥來用，所以那

些水池愈弄愈大。泥，就是所有農夫蓋造他們簡單的住所的需要品。那牆壁是泥的；地面也是泥的；甚至瓦面，除了少數是用茅草之外，仍是泥的。房子裏沒有窗門，又沒有烟囱，因為燒飯俱在屋外，是不常應用的。但當下雨的時候，做主婦的，就不得不移到屋內，用幾塊泥磚架成的火爐來燒飯，或烘麥餅。那末，火煙就在屋子裏盤旋，緩緩的找尋牠的出路去了。

當你跑進一間淺狹的泥屋裏去，看見裏面沒有什麼東西和他們粗陋的生活，就覺得多麼的詫異了。甚至有些茅屋裏，簡直是連床鋪都沒有的，只見每人拳縮在一張毯子的裏面，在地面上就睡了。屋子裏又沒有椅子和桌子，因為他們都坐在地面上。當洗刷地面的時候，那屋的主婦，就用牛糞來洗刷的。在那裏，你想找出一百樣應用的東西，就是很困難了。在他們怎樣簡單的生活，並不需要什麼，亦不覺得這些東西的需要。倘若他有一個避雨的場所，有一塊地來種東西供給自己和家人的食料，有一張毯子裹着來禦寒，有

一疋或兩疋布做衣裳來穿着，他就很心滿意足的了。我們也曾看書裏說過，有些是把他們的床鋪拿起來就行；又有說道，印度的農夫，常常是拿起他的床和所有的家具，背負了就走動而不覺重的。他們的家具多少，就可想見了。

據上面說來，他們是窮到非常了。可是仔細的觀察，又不能斷定是窮的。因為照例一個人的入息，每天不過一二個辨士，而他所有的東西，僅值一鎊金，這豈不是窮的景象麼？但是在這種簡單式的生活，不盡是貧窮的記號。你看，他們有時在茅屋子裏，一個婦人和她的女兒，手腕帶着一排排的銀手鐲，很忙的在那裏料理家務。那些就是表示家中的富厚了。他餘下來的錢，就在那些東西。若是再得多些盧比（rupee），就把牠藏在地下一個祕密的窖裏。他這樣做法，因為他并不知道銀行是什麼；就是曉得，也不肯相信，把錢放在銀行裏。若是他知道會有賊來偷他的錢，就很小心，不要給別人知道他放錢

的地方。有時，或遭意外死了，沒有預先告訴別人他家財的所在，那時他的後人就很不憂愁和哀哭。

農夫的生活，一星期內，七日都是工作的。他的假期很少，而且相隔很久的。他耕田的用具，也是和家具這樣的簡單。他的犁，不過是一塊曲的木，駕在牡牛或水牛的上，面來犁泥土。他又有一個粗陋的鏟，一個重的鏟，一個叉，用這些東西，就來整理泥土和種他的五穀。

他從日出起，工作到日落。天亮，他就把半日的糧食，帶到田裏去，直至正午的時候，他的妻子就會送飯來給他吃。飯後，他就在最近的樹陰下打盹，約至下午三點鐘的時候，纔起來繼續工作，然後至日落方罷。他的妻子在家裏料理家務，亦來做田的工作。她的工作，大都是汲水和採備燃料。有時，她要到很遠的井，水池，或小河去汲水。有時，她要到很遠的林裏去斬柴，但遇着很少樹木的地方，她就要把牛糞製成餅塊，晒乾作爲燃料了。

農夫的妻子，是很勤儉的，收穫時遺下的一些穀，她也用手帚收拾起來。每當禾麥成熟的時候，她很留心着，因為恐防有些先熟的禾破裂脫出來呢。又當她取穀磨粉做食料的時候，她取得很準確，一些也沒有耗費。除了在產米很多的地方外的人，都不是常常吃米的，因為米的價值很大，他們多數都是吃粗的粟和豆，用鹽，或酸，辣的材料和花椒來調味。

第二章 村居的鄉人（一）

很多的印度大鄉村裏，他們的生活，仍舊如五百年前一般。他們知道統治那裏的是白人，他們納稅給英國政府，但是他們很少看見過一個白人，因為他們仍然直接受土酋的管轄，所以他們的生活好像未受白人統治以前的一樣。土人的茅舍，多數是團聚一處，成一村落，大約由一百至一千間之多。這個習慣是遺傳下來的，因為從前屢次被外來的強盜洗劫一空。他們從此，

就想了一個防禦的方法，將他們的茅舍，團聚一起，用泥或石砌成的牆圍住。到現在，雖然是在英人統治之下，太平無事，但是這種圍牆，仍然存在。由此可以知道從前印度的農夫，工匠，及鄉人的生活了。

村中的路，是窄狹得很的，每一行茅舍，祇有一條小巷通到。遇着失火的時候，這種狹小的房子，損失很大。那火焰很容易由一間屋燒至第二間，再至第二條街，蔓延不止。而當正夏天的時候，尤爲厲害，甚至全村都變爲灰燼。那些無家可歸的可憐人，就流離失所，飢苦交逼，祇有行乞求助，或借錢恢復他們已毀的房子了。

一個富饒的農人，他的田園，雖離三四里之遠，而他的家仍住在村裏的。他的房子，給一條稍高泥牆圍着，無論人畜，都要經由一度總門出入。入門後，就是一間露天的客堂，接待男客，和給家中的男人坐談的。其次，又是一空地，對過空地，就是一所泥和茅草做的屋子。裏面有一間大房，這間大房是給家

裏的人食和睡的；此外還有一間貯物室，和一間廚房。那間食和睡的大房，像農夫的屋子一般的，沒有什麼東西。他們的臥具，不過幾張席子和幾個枕頭，捲起放在一隅。那間藏物室貯滿糧食。廚房，就放着烹飪和汲水的銅器和瓦器。牛棚是在屋子的東邊；其他一旁，就是穀倉，餘地就是菜園了。

村裏的人，都是很早就起來的。晨星出現，就是各人起來的記號了。鄉人於是趕到田裏去，農人大聲呼喚他的工人道：『快些，快些，晨星快要上升了！』同時响亮的螺角聲，由村中泥廟裏的僧人吹送出來，喚醒村中的土神，而旅行的人，聽聞這種螺角聲，也起來繼續行程，學生也跑到學堂裏去。一日的工作，遂由此起。那時，但見許多男人，走到河邊或水池去洗浴，而女人就把牛糞曬在住所的前後空地上，因為印度人的習俗，以為牛是聖潔的動物，這樣幹法，就可以趕逐惡運的魔星了。其次，就打掃地方，榨取牛羊的乳，洗淨烹飪的用具，然後就預備早餐。男人大約到八點鐘方纔回來，坐在地上吃飯，或吃大

餅(chappaties)這大餅乃是一塊扁而圓無酵的麥餅。無論貧富都以這種餅爲日常食品，和以各種醬、醋、油、鹽、或咖哩粉等同吃；所飲的就是酪漿。男人吃過之後，所餘的東西，纔給女人吃。那食品是放在銅盤子或芭蕉葉裏，用手拿到口裏吃的。

早餐後，男人就去田間或工廠裏作工，女人就去汲水，採柴，織布，舂米，磨粉，和預備午餐。午餐所吃的，多是米和蔬菜，豆腐和平常的醬料。午餐後，休息片時，待正午烈日過去，纔再工作。晚餐所備的，就把午餐剩下來的東西弄好。到晚上八點鐘纔吃。但是有等人家，每一頓飯，要換新鮮的食品；因爲這等人的規律，吃剩的東西，不能留存的。吃了晚飯，不久，他們就睡覺，因爲黎明，他們就要起來工作。

村中最熱鬧的地方，就算是井的地方；因爲不停的有婦人來來去去，在那裏輪流的汲水，和在那裏大家談話。及至汲滿，就把那小瓶放在頭上，然後

用一輛馬車運去。有些婦人，穿着漂亮的衣裳，亦有些穿着破舊的。但是每人都把衣裳的一角兒拉起，橫蓋着她的面，像面幕的一般。那面幕要到家裏方纔扯下來的。那井對過去一箭之地，太陽之下，坐着一個古怪的東西。仔細看他，是一個瘦小衣不蔽體的老人家。他的骨，露出皮膚之上，他的手和腳，像柴一般瘦小的。由頭至足，都塗着泥和穢物。由他的纏布包着的頭髮，愈顯出他的兇惡和閃爍的眼睛。無論什麼人經過，他都不理，定着眼一直望去，好像沒有人在他目前一樣。那些婦人正在嬉笑着，但一看見他呢，就停住不敢放恣了。他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原來是一個叫化子——一個托鉢僧呵。

現在又來了一個穿得很漂亮的體面人，他戴着淺紅色的洋紗頭巾，和穿着一件絲光的袍子。在陽光照耀之下，好像一朵鮮花咧。他向前走着，沒有看見那個叫化子。那個叫化子忽然間很怒的咆哮和很惡的詈罵。罵他各種不可想像的名詞，呼他做狗和豬——那是不潔動物——的兒子。到底是什

麼一回事呢？因為那個體面人走得太近那個叫化子，而他的影兒，就印在那個叫化子的身上了。你們試想想，他怎樣的回答那叫化子的怒罵呢？但見他很恭恭敬敬的向那叫化子鞠一躬，又很和氣的求他寬宥，因為他看見叫化子臉上畫着的記號了。

這種事情，驟看起來，很是奇怪；但究其實，很是簡單。因為在印度裏，叫化子是屬上級種姓（*Shro*），有錢人反屬下級種姓。因此有錢人的影兒，蓋在叫化子的身上，是大不潔的。印度人的種姓等級很嚴的，他們在那一種姓裏出生的，就是屬於那一種姓人。裏面計分四大種姓：第一，僧侶（即婆羅門教徒）；第二，武士；第三，商賈；第四，農工。四大種姓中，又再分為若干種姓，所以印度人有千百等級之多；而每一種姓的人，和同一種姓的人，俱以兄弟相看，但是對於不同種姓的人，就當作異域人了。印度人，除了被剝奪種姓外，一生出來，直到死日，都是屬於那種姓。他祇可以被剝除種姓，但不能超越種姓。犯了

種姓律，就喪失了種姓。那種姓律，到底是怎樣，是說不出來的，因為他們的種姓律很多，可是重要的很少。這些都是重要的：一個男子，祇可和同一種姓的女子結婚；和同一種姓的人吃飯；撫摩同一種姓或上級種姓的人預備好的食物。沒有人允許下級種姓的人，去摸上級種姓的人所弄好的食物，和進去他收拾好的房間的。倘若上級種姓的人，被一個下級種姓的人碰着，或給他掠過，或被他的影兒遮蓋，就覺得很污辱的了。印度人若不是喪失種姓，就可以不討一個寡婦，或離開印度。若是奉了回教或耶穌教，他就喪失了種姓。

對於喪失種姓的人，又怎樣的懲罰呢？要算是世界上最嚴厲的抵制了。他的朋友，親戚，和同一種姓的人，立即改變態度，都把冷面向他，不和他講話，甚至飲食，吸煙，都不和他同一起。他的子女，沒有人和他聯結，因此就不得婚嫁。這一條，算是最慘酷的懲罰了。僧人不和他祈禱；理髮匠不和他理髮；洗衣匠不和他洗衣；甚麼都沒有相相助。在印度社會中，種姓制度很深，所以他的

權力很大，足以將沒有種姓的人，逐出同儕之中。其結果，足使印度人寧可做什麼事，都不敢犯種姓律。他情願受飢餓，都不敢去污辱一個上級種姓的人。倘若是一個壞人，他寧可犯刑事上的罪名，亦不敢犯種姓律。因為種姓律這樣的嚴厲，其效力就能使所有的印度人，一定要說真話。倘若遇着人客，不知他的種姓的，就不能和他交接。而那人客亦定要實說他是屬於那一種姓的。印度人對於種姓的區分，很是服從，以為人生早已定數，所以他對於別的，都可以說謊，但是對於種姓，就不敢亂說的了。

他們種姓的區分，不是論錢財和勢位的一回事。一個祇會討一握米的叫化子，也列入最高種姓，而一個最有錢的人，反屬最低種姓。現在我們就曉得那個叫化子為什麼這樣子狂怒咆哮，和傲慢鄙視的對待那個穿得很好衣裳的人，而那個人為什麼要謙恭的向着他鞠躬求恕，連忙回避。原來那個叫化子，是婆羅門種姓，是屬僧侶階級之一個，而那個衣裳楚楚的人，是屬於